春秋集義

三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三

宋 李明復 撰

隱公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程頤曰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事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王朔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

理立春秋之大義也日有食之更不推求者何也太
陽君也而被侵食君道所忌然有常度災而非異也
星辰陵歷亦然
程氏學曰日食有定數聖人必書者蓋欲人君因此
恐懼修省如世治而有此變則不為災亂世則災矣
如人氣血盛遇寒暑邪穢不能害其氣血衰則害必
矣
謝湜曰日月行度有常一歲凡十二交會其交也深

入正度陰氣掩日則食日食天變之大者也天人一氣故人事與天變相應猶影響相隨故日變見于上則人事沴于下人君不知恐懼修省則禍敗至矣周之盛時日非無食也所以上下順治而無患者盛德之君能使人事不隨日食更變而已故日食一也德足以弭變則災害消德不足以弭變則災害起故春秋日食必書以為人君警懼之戒也

胡安國曰經書日食三十六去今千有餘歲而精歷

筭者所能攷也其行有常度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治歷明時之法也有常度則災而非異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遇災而懼之意也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乗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證也是故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程頤曰崩上墜之形四海之内皆當奔赴魯君不往惡極罪大不可勝誅不書而自見也

謝湜曰天王升遐王室變故之大者也諸侯以臣事君以子事父其聞赴也近者當奔喪遠者當會葬臣子哀痛之情也周衰列國朝聘不修征伐自擅告戒不以王命而專盟出入不以王事而專會臣子之禮掃地盡矣故天王之崩也喪不奔葬不會或以卿往而身不行或以微臣往而卿不出春秋或書卿會葬

或書葬不書卿或崩不書葬或崩葬不書著諸侯不
臣之罪也襄王之葬叔孫得臣如京師景王之葬叔
鞅如京師魯以卿會葬也桓王匡王簡王之葬不書
卿者魯以微臣會葬也平王惠王定王靈王不書葬
者魯不會葬也莊王釐王頃王崩葬皆不書者王室
微弱不能赴諸侯驕亢不往會也奔喪會葬臣子大
事也以卿會葬已為不臣矣而況於微臣者乎以微
臣會葬已為不臣矣而況於不行廢棄者乎

胡安國曰崩者上墜之形春秋歷十有三王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魯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者赴告雖及魯不會也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諸侯為天王服斬縗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平王崩周人來訃而隱不往是無君也其罪應誅不書而自見矣或曰萬國至衆也封疆至重也天王之喪不得越境以奔而修服於國卿供弔送之禮訖葬則哭而除喪禮乎按周書

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再拜趨出王反喪服此奔成王之喪者安得以為修服於國而可乎故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往弔謂使人可也魯不往謂當親之者而不可使人代也諸侯歲時或朝覲於京師或會同於方嶽或從兵革征討之事越境踰時不以為難何獨難於奔喪而薄君臣始終存殁之義哉大非先王之禮失春秋之義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程頤曰尹氏王之世卿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禄而不世官是以俊傑在位庶績咸熙及周之衰士皆世官政由是敗尹氏世為王官故於其卒書曰尹氏見其世繼也

程氏學曰尹氏天子三公天子内臣無外交故無告喪之禮無弔喪之事春秋之世君弱臣强大夫交政於中國故録王臣卒葬而譏可見矣尹氏則奪其爵

而書氏王子虎劉卷則不志其爵秩而止録其名皆不使同於諸侯也劉文公又書葬書卒書卒所以罪劉書葬所以罪魯也尹氏特書曰氏者又紀其世卿也節南山詩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尹氏太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然則尹氏世秉周權以長亂階從來遠也其後尹氏立王子朝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皆書曰氏其終可鑒餘見綱領上

謝湜曰人臣無外交無世爵上失制御權臣專國之

寵者其喪葬亦比外諸侯以赴告交於邦國故尹氏書卒以罪王臣之僭也上失選任權臣以政得君者其子孫不復量材度德皆世為卿故尹奪爵稱氏以罪王臣之世也周有尹氏其後尹氏立王子朝齊有崔氏其後崔杼叛其君大夫世秉國權其禍有如此者此春秋所以戒也

胡安國曰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為周階亂家父所刺秉國之均不平謂何者是也因其告喪與立子

朝以朝奔楚皆以氏書者志世卿非禮爲後鑒也或曰世卿非禮裒裒者華何以作乎曰功臣之世世其禄世卿之官嗣其位禄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既衆威福下移大姦根據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亾幸爾春秋於周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友仲遂皆志其非禮也公羊子此説必有所受矣

秋武氏子來求賻

程頤曰武氏王之卿士稱武氏見其世官天王崩諸侯不供其喪故武氏遣其子徵求於四國書子以見天子失道諸侯不臣之甚也

程氏學曰武氏子來求賻者平王崩新王未得行其爵命武氏之子已代父位而使來求賻世爵可知也與齊崔氏出奔衛義同仍叔之子未命而來聘亦見世卿不書氏者世權不重於尹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蓋通乎下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歸之者

正也求之者非正也交譏之
謝湜曰武氏天子大夫也求卑辭也王葬天下所當
奉平王之葬王臣求賻於魯若卑者不足而求於尊
貧者不足而求於富王室卑微甚矣書求傷王室之
衰也諸侯社稷土田皆王所畀其穀禄貨財皆王所
有於王之葬而賻助之物不以子職供之諸侯不欽
大矣書來求著魯之罪也平王崩新王未行爵命武
氏乃以其子攝父之職將命於魯卿大夫稔習僭侈

內外以世爵為常於此見矣書武氏子著其專也

胡安國曰武氏天子之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

非王命也嗣子定位於初喪其曰未君何也古者君

薨諒陰百官總己以聽於冡宰三年夫百官總己以

聽則是攝行軍國之事也非王命而不稱使春秋之

旨微矣於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之名分也夫

賻以貨財則生者所須索也君取於臣不言求而曰

求賻求車求金皆著天王之失道也上失其道下不

臣矣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程頥曰吉凶慶弔講好修睦鄰國之常禮人情所當然諸侯之卒與國之大故來告則書

謝湜曰諸侯吉相慶凶相弔卒相赴葬相助無以異股肱手足之相親也故列國卒葬必書魯公魯之君父也故死稱薨薨不名宋公之屬在宋則宋人君之在魯則天子之臣而已故死稱卒卒稱名

胡安國曰外諸侯卒國史承告而後書聖人皆存而弗削曷為弗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古者諸侯之邦交間問殷聘而世相朝蓋王事相從則有和好之情及告終易代則有弔恤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司服為王制緦麻宰夫掌邦之弔事戒令與其幣器財用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凡諸侯卒皆存弗削而交隣國待諸侯之義見矣卒而或日或不日者何謹則書日慢則書時其

大致然也卒而或名或不名者何會盟則名於載書聘問則名於簡牘未嘗會盟聘問而無所證者雖使至告喪其名亦不可得而知矣凡此類因舊史而不革者也諸侯曰薨夫人曰卒五等邦君何以書卒夫子作春秋則有革而不因者周室東遷諸侯驕恣專享其國而上不請命聖人奉天討以正王法則有貶黜之刑矣因其告喪特書卒不與其為諸侯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程頤曰天下無王諸侯不守信義數相盟誓所以長亂也故外諸侯盟來告者則書之

謝湜曰春秋之法公會諸侯內臣會諸侯則以內殊外若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是也外諸侯外卿大夫相會則以次書爵若蔡侯鄭伯會于鄧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是也其於盟亦若此而已

凡列國會其謀有先後其事有善惡其事善則主會者其善大其事惡則從會者其惡輕其於盟亦若此而已以内殊外内辭也以次書爵先後之詞也

胡安國曰外盟會常事也何以書在春秋之亂世常事也於聖人之王法則非常也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孚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

焉諸侯會盟來告則書而弗削者其諸以是為非常典而有志于天下為公之世乎故凡書盟者惡之也

癸未葬宋穆公

程頤曰諸侯告喪魯往會葬則書春秋之時皆不請而私謚稱私謚所以罪其臣

程氏學曰諸侯文事之大者王法所當録也書卒而名者或嘗同會盟或嘗相朝聘於其赴則可得而知矣書卒而不名者未嘗同會盟未嘗相朝聘則不可

得而知矣葬臣子之事而皆因魯會而書有卒名而葬者七十一魯會而非卿也有卒名而不書葬者二十七彼告而魯不會也有卒名而卿會葬者六有卒不名而書葬者三亦魯會而非卿也卒不名不葬者七亦魯不會也古者諸侯之邦交有歲問殷聘世朝之禮蓋壤地相比王事相從則必有會同和好之事至於告終易代則豈無弔恤賻葬之禮乎春秋之時王制亡矣徒以國勢之强弱私情之密疏而為之禮

故有卒而不會葬者矣有卿會之者矣葬皆稱公臣子辭也不請于天子而私為謚也惟蔡夲侯爵封人之卒蔡季請謚于天子故書曰葬桓侯私謚稱公公謚稱爵舉一是則諸非可知矣吳楚之君書卒者十而皆不書葬者公羊云避其號也禮曰諸侯不稱楚越之王喪恐民之惑是也

謝湜曰凡諸侯葬魯會則書不會則不書書葬書卿者六魯以卿會葬也書葬不書卿者七十四魯會而

非卿也書卒不書葬者三十四彼告而魯不會也諸侯壤地相接邦事相交其相見有朝聘之歡其相親有婚姻之好其情可謂睦矣其卒而告終也以賵賻相恤以國卿會葬鄰國之禮也春秋之時弱附强大輕小其弔問哀恤非以誠意也一視國勢强弱為之而已矣其勢盛者其情親而其禮隆其勢微者其情疎而其禮畧方是時小國之葬非特不以卿會也棄而不視者有之矣故卒而葬葬而遣卿者皆大國

也卒而不葬葬而非卿者皆小國也春秋或書卿或不書卿或書葬或不書葬而諸侯恃大忽小虧闕鄰好其惡見矣葬稱謚志善惡也稱公臣子辭也葬者藏也即葬則亡者不可得見也所不可沒者善惡而已矣故諸侯葬則稱謚禮諸侯請謚于天子公一國善惡而為之勸也周衰列國謚號皆本國臣子以私意為之其爵皆以公尊之故諸侯謚皆稱公春秋之法其卒也書公書侯書伯書子書男以正王爵書名

書卒以正臣職其葬也書謚書公以明侯國僭禮君
臣上下其分不可不辨也正其體於始死之時誅其
僭於已葬之後而君臣上下之分明於卒葬之間矣
胡安國曰外諸侯葬其事則因魯會而書其義則聖
人或存或削曷為或存或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傳稱諸
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同盟謂同方嶽之盟者其生講會
同之好其歿有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按
周制有職喪掌諸侯之喪禮蒞其禁令序其事凡諸

侯及諸臣葬於墓者則家人授之兆為蹕而均其禁
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外諸侯葬或存或削而交鄰
國待諸侯之義見矣葬而或日或不日者何備則書
日畧則書時大致然也卒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怠
於禮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
葬者有治其罪而不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宋殤
齊昭告亂書日矣而經不書葬是討其賊而不葬者
也晉主夏盟在景公時告喪書日矣而經不書葬是

諱其辱而不葬者也魯宋盟會未嘗不同而三世不葬是治其罪而不葬者也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西門之外者矣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而不葬者也息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而不葬諱其辱而不葬治其罪而不葬避其號而不葬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程頤曰諸侯土地有所受之伐其辠而奪取其土惡
又甚焉王法所當誅也
程氏學曰趙子曰凡力得之曰取取不當取也不是其
專奪雖復取本邑亦無異辭言其有本是已邑及我
之附庸為彼所奪之後却取得當異其文謂其不能
申明直辭請於王而正疆理但專自以兵爭奪不得
正道故悉同辭言之按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成二
年取汶陽田先本魯地而皆書取若此義例據經為

合蓋春秋之義以治易亂而不以亂易亂所正者本而已矣凡取人之有其惡易見而取已之舊不以其道者其罪難知聖人所書亦正名曰取所以顯微也謝湜曰取非其有謂之取諸侯都邑土田皆王所畀也其大有封疆其小有經界不得王命而取之則為亂春秋取邑取田皆謹而書之所以著其亂也春秋無仁義之師其侵伐以爭土田以復仇怨以逞威虐而已牟婁杞邑也伐杞而取牟婁則莒人非以討罪

為心也利其土田而已惡之大者也伐而戰戰雖有
功不若伐而不戰之為善也而况戰而無功者乎伐
而入入雖有義不若伐而不入之為善也而况入而
無義者乎伐而圍圍雖以直不若伐而不圍之為善
也而况圍不以直者乎伐而取取雖以順不若伐而
不取之為善也而况取不以順者乎春秋書伐於前
而書戰書入書圍書取於後皆以甚其惡也
胡安國曰取者收奪之名牟婁杞邑也聲罪伐人而

強奪其土故特書曰取以著其惡或曰諸侯土地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所以守宗廟之典籍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強者多兼數圻弱者日以侵削當是時有取其故地者夫豈不可然僖公常取濟西田矣成公嘗取汶陽田矣亦書曰取何也茍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而擅兵爭奪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春秋之義不以亂易亂故亦書曰取正其本之之意也十二年莒人擅興兵入向而天討不加焉至

是伐國取邑其暴益肆矣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程頤曰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州吁弑桓公而立自古篡弑多公族蓋自謂先君子孫可以為君國人亦以為然而奉之春秋於此明大義以示萬世故春秋之初弑君者多不

稱公子公孫蓋身為大惡自絶於先君矣豈復得為
先君子孫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況弑君乎大義
既明於初矣其後弑立者則皆以屬稱或見其以親
而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於亂或見其天屬之親
而反為寇讐立義各不同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
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蓋各有義
非可例拘也
謝湜曰以一國奉一人慮患之道詳防患之制備故

一人之勢常尊其體常安降及後世分義不明法制
不立履霜不以為戒故一人之勢常卑其體常危而
匹夫或得肆害於其君此弑逆之禍所以見於春秋
也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緣君之寵干紀亂法而桓
公不得正位東宮以繫國人之心州吁篡逆之謀兆
於此矣夫嫡庶貴賤天下之定分也庶陵嫡賤易貴
上不可以承宗廟下不可以聯族屬亂之大者也州
吁以體則非嫡以位則非貴其出而爭國緣公子之

寵而為之也恃子孫有繼承之道而為之也故其肆逆也春秋奪其公子所以黜其不正也所以絶其親而誅之也所以杜後世爭奪之心也觀州吁削奪公子而聖人討亂誅逆之意明矣州吁衛逆臣也書衛罪其爭國也世子國之根本也位不正禮不隆則亂生莊公以桓為子國之嫡子也莊公復寵嬖孼以陵嫡貴以至世子之位不定而州吁起爭國之心然則衛之禍莊公為之也觀州吁稱衛而莊公產逆召禍

其惡見矣
胡安國曰此衛公子州吁也而削其屬籍特以國氏
者罪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
而當國也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教以義方弗納於邪
不以賤妨貴少陵長則桓公之位定矣亂何由作州
吁有寵好兵而公弗禁石碏盡言極諫而公弗從是
不待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春
秋之旨在於端本清源以衛詩緑衣諸篇考之所謂前

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莊公是也其不稱公子而以國氏著後世為人君父者之戒爾故傳有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程頤曰諸侯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如道路之相遇故書曰遇非周禮冬見曰遇之遇

程氏學曰杜預曰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古者諸侯因朝覲或從王命則必有

會聚之事無非禮者也王室微弱典制廢壞諸侯各逞其欲盟會紛然舍此又簡易其事若道路相逢遇無君國之禮春秋所以致譏也簡畧無禮無適主者公與諸侯遇則書曰及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魯濟以内及外以我及彼之辭也外諸侯相遇則以爵次隱八年宋公衛侯遇于垂莊四年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三十二年宋公齊侯遇于梁丘尊卑之辭也

謝湜曰邂逅相見曰遇二國爲簡禮相見若逢遇然故稱遇方是時諸侯不以王命出竟私相固援結好爲會爲盟者衆矣及其倉卒而出也又以遇禮相見於邂逅之間諸侯弛政勞民逸游無度甚矣故春秋書遇以著其惡凡遇無適主故公與諸侯遇皆書及以内及外之辭

胡安國曰遇者草次之期古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造次亦有恭肅之心春秋書遇私爲之約自比於不

期而遇者直欲簡其禮爾簡畧慢易無國君之禮則莫適主矣故志内之遇者三而皆書及若曰以此及彼然也志外之遇者四而皆以爵若曰以尊及卑然也其意以為莫適主者異於古之不期而㑹矣故凡書遇者皆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程頥曰宋以公子馮在鄭故與諸侯伐之也摟諸侯以伐鄭固為辠矣而衛弑其君天下所當誅也乃與

修好而同伐人其惡甚矣

謝湜曰四國伐鄭以鄭人欲納宋之公子馮也一國之命聽於君臣子易之則為叛馮雖穆公適子然以位傳之與夷穆公之命也與夷既以君命守國則宋之君位定矣鄭人復欲納馮是以宋之叛臣入為宋國患難也故春秋書四國伐鄭以著鄭國納馮之非義也父子相傳天下之正也與夷幼宣公以位傳穆公蓋不得已而為之也穆公季年公子馮長矣穆公

襲宣公之迹且又致國乎與夷是以私心害天下之正也是以小讓啟爭奪之源也春秋書四國伐鄭而穆公召亂啟爭其失亦見矣

胡安國曰春秋之法誅首惡興是役者首謀在衛而以宋主兵何也前書州吁弒君其罪已極至是阻兵修怨勿論可也而隣境諸侯聞衛之有大變也可但已乎田常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

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然則隣有弑逆聲罪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也宋殤不恤衛有弑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是肆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為也故以宋公為首諸國為從示誅亂臣討賊子必先治其黨與之法也此義行為惡者孤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朱熹曰詩擊鼓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舊說以此為春秋隱公四年州吁自立之時宋衛陳蔡

伐鄭之事恐或然也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程頤曰宋喜用其民衛當誅之賊而與之同伐人其辠大矣二國構怨而他國與之同伐其辠均也再序四國重言其辠左氏以為再伐妄也翬不稱公子奸逆之人積其强惡非一朝一夕辨之宜早故去其公子隱公不能辨是以及禍

程氏學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

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自周室東遷天下蕩蕩王者威令不出畿甸諸侯肆行自尋干戈以相敵讐生民之禍於斯為酷故侵伐圍入取滅之類春秋各隨其事書之以明天下無王也孟子亦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凡就乎其中有善惡輕重則必變文以示貶聖人精微之志大中權衡之法也侵伐之例諸家言者多矣質之前後義類必舛未如趙氏之為得也趙子曰凡

師稱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然則執言者為伐無名者為侵考諸行事可以見矣襲者輕行掩襲若披衣然惟襄公八年齊侯襲莒一事耳惡其以諸侯之尊非法用兵而襲人之不備也圍者圍其城邑入其國都

謝湜曰諸侯之伐鄭也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公弗許羽父固請而行以下制上以小侵大亂之端也公子翬列位為卿乃以權勢逼君帥師

而出所謂以下制上以小侵大者也不臣之心見於
此矣故春秋不稱公子明其在所誅絶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諸侯謀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
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易履霜堅氷
至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臣弑其君子
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
不早也宋人來乞師以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而公
弗許其辭而弗許義也而翬以不義強其君固請而

行無君之心兆矣夫公子公孫升為貴戚之卿者其植根膠固難御於異姓之卿況翬已使主兵而方命乎隱公不能辨之於早罷其兵權猶使之帥師是以及鍾巫之禍春秋於此去其公子以謹履霜之戒春秋立義至精詞極簡嚴而不贅也若曰翬帥師會伐鄭豈不白乎再序四國何其詞費不憚煩也言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四國合黨翬復會師同伐無罪之邦欲定弒君之賊惡之極也言之不足而

再言聖人之情見矣天地造物化工運其神春秋討賊聖筆寫其意再序四國而誅討亂臣之法嚴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程頤曰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侯方有寵於王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與州吁如陳石碏使告於陳曰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

涖殺石厚于陳稱衛人衆辭也舉國殺之也

謝湜曰弑逆天下大惡天地所不容臣民所共棄是不待命而誅者也故春秋殺弑賊稱人以明人皆得而殺之也濮陳地州吁阻兵安忍衆叛親離討而除之之為力易矣方是時衛之卿佐無報國死難之忠無誅叛討賊之義故州吁不畏死至於八月然後殺之于濮也觀春秋書月書濮而臣子緩於討賊其罪見矣人心者君道所在也人心聽然後號令行號令行

然後名位定名位定則君道從之矣春秋弑逆之主稱君以其名位定矣州吁則衛人討其逆而殺之故不書爵

胡安國曰伐鄭稱人責詞也殺州吁稱人衆詞也若然者伐鄭之役公孫文仲為主將以變文稱人則是稱國人聽州吁號令從文仲而南行者也故曰責詞其殺州吁則石碏謀之而使右宰醜涖也變文稱人則是人皆有欲討賊之心亦夫人之所得討也故曰

衆詞公羊子曰稱人者何討賊之詞也其義是矣于
濮者閔衛國之人著諸侯之罪也衛人失賊而曰著
諸侯之罪何也夫州吁二月弑君而不能即討者縁
四國連兵共欲定其位故久然後能殺之于濮耳非
諸侯之罪而何夫以討賊許衆人而以失賊罪隣國
與賊者寡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呂祖謙曰莊公之寵州吁不過溺于所愛而已初不
知基纂弑之禍也雖州吁受寵之初亦未嘗有簒試

之心也及因寵而驕因驕而縱因縱而暴莊姜惡之
桓公惡之州吁始憂不能自免而求免之心生矣有
篡國之利誘其前有殺身之禍廹其後而試逆之謀
成矣彼州吁之初心豈自料至此哉石碏之諫善矣
惜其進言之晚也方碏之諫州吁既好兵而不禁矣
有寵而驟奪之能無怨乎不禁而驟禁之能無忿乎
借使莊公聽之父子之際所傷已多矣況又不聽乎
碏苟能止於未萌則桓公不至於弒州吁不至於逆

國不至於危子不至於戮矣雖討賊之忠凜然與衛國相終始吾猶恨其不能消患於未形而徒救患於已形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程頤曰衛人逆公子晉于邢而立之書曰衛人立晉衛人立之也諸侯之立必受命於天子當時雖不受命於天子猶受命於先君衛人以晉公子也可以立故立之春秋所不與也雖先君子孫不由天子先君

之命不可立也故去其公子

程氏學曰隱四年冬十二月衛人立晉按四年春衛州吁弑其君完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衛無君故國人迎晉而立之書衛人者衆辭也立者不當立也晉公子晉也其不謂之公子者絶之也晉公子也於次當立又國人之所同而謂之不當立又絶其公子者聖人之意若曰州吁無知弑君而絶其公子義既明矣而晉以公子之故於時當立且非簒焉復國人之

所同願者也彼曰我君之子也國我之國我宜立矣國人亦曰彼吾君之子也國乃其國彼當立矣春秋不明絶之則是諸侯之立上不必命於天王下不必傳諸君父特以公子之親衆謂宜立而自立則千乘之國皆可擅置其君邦君之子皆可專有其國斯大亂之道也

謝湜曰衛弑州吁已四月矣嗣子未定國無所託國人逆公子晉于邢而立之書衛人衆辭也書立不當

立也晉不稱公子絶之也公子晉於次當立其立也國人之所同欲也春秋以為不當立而絶其公子者以其不命於王也國天子之國位天子之位然則列國皆王臣也是以正朔命令不敢自專禮樂征伐不敢自出而況繼世傳位而可以擅立者哉衛人以晉於次當立而不復請命於王是國人可以立君也晉以公子受國人之立而不復聽命於王是公子可私受人之立也王命天下之大本也國人不得而私立

人之君公子不得而私受人之立王命不行而天下之大本亂矣故春秋之法立雖正非王命則在所治受立雖順非王命則在所黜

胡安國曰人衆詞立者不宜立也晉雖諸侯之子内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衆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春秋於衛人特書曰立所以著擅置其君之罪於晉去其公子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以此垂法而父子君臣之義明矣未有為子而不受之父

也未有為諸侯而不受之王也

春秋集義卷三

春秋集義卷四

宋 李明復 撰

隱公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又馮氏説見綱領下

程頥曰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遠出觀魚非道也

程氏學曰公矢魚于棠左氏曰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夫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譏可知矣

謝湜曰古者蒐苗獮狩非獨以禽獸為事也軍旅之法寓焉征伐之事行焉故先王舉動無非事者田獵以閱車徒巡狩以察邦國春秋遊豫以省耕斂若夫觀魚特游觀而已在事為非事在禮為非禮在法為非法春秋直書觀魚而諸侯出不以事舉動不以禮法其失見矣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隷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胡安國曰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于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觀也晏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廵狩廵所守也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是故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今隱公慢棄國政逺事逸遊僖伯之忠言不見納亦已矣又從而為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禮也能無鍾巫之及乎特書觀魚譏之也

朱熹語録或說公矢魚于棠云矢如臯陶矢厥謨之矢熹曰今據左傳有曰則君不射則矢魚當是將弓矢射之如漢武帝親射江中蛟之類何以見得夫子作春秋征只書征伐只書伐不曾恁地下一箇字如何陳魚不只寫作陳魚却要下箇矢字則甚遂往陳魚而觀之這一句却是左氏自說據他上文則無此意

夏四月葬衛桓公

程頤曰衛亂是以緩稱桓見國人私謚也魯往會故

書送終大事也必就正寢不殁于婦人之手曾子易簀而殁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者肯為乎

謝湜曰賊討而葬則亡者安焉故書葬

胡安國曰衛亂是以緩魯往會故書聖人存而弗削者弑逆之賊討矣謚者行之跡所以紀實德垂勸戒也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失位而見弑何以為桓列爵惟五皆王命也衛本侯爵何以稱公

見臣子不請於王而私自謚爾程氏曰正終大事也必於正寢而不殁於婦人之手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不忍為也春秋於邦君薨正以王法而書來至於葬則從其私謚而稱公或草或因前以貶不臣順之諸侯後以罪不忠孝之臣子詞顯而義微皆所以遏人慾存天理大居正也

秋衛師入郕

程頤曰晉秉亂得立不思安國保民之道以尊王為

先居喪為重乃興戎修怨入人之國書其失道也

謝湜曰州吁之亂十有一月而後定衛人不得息肩久矣宣公新政不知緝政洽和人民而興動大衆報怨於邸危國之道也

胡安國曰稱師者紀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有矜其盛而稱師者如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之類是也有著其暴而稱師楚滅陳蔡公子棄疾主兵而曰楚師之類是也有惡其無名不義而稱師次于郎以俟陳蔡及

齊圍郕之類是也衛宣繼州吁暴亂之後不施德政

固本恤民而毒衆臨戎入人之國失君道矣書衛師

入郕著其暴也

九月考仲子之宫

程頤曰諸侯無再娶仲子不得為夫人春秋之初尚

以為疑故别宫以祀之考始成而祀也書以見無禮

成王賜魯用天子禮樂祀周公後世遂羣廟皆用仲

子别宫故不敢同羣廟而用六羽也書初獻見前此

用八之僭也仲尼以魯之郊禘為周公之道衰用天子之禮祀周公成王之過也

或問考仲子之宫非歟曰聖人之意又在下一句見初獻六羽也言初獻則知前此八羽也

又曰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仲子妾宫考之非禮初獻六羽言魯素嘗用八佾以成仲子宫而始獻六羽僭天子禮樂可知也魯僭天子禮樂非一日之積也成王過賜伯禽過受也本用之周公之廟也已為非

禮後世遂為諸公之廟皆僭用焉故孔子每因事而書之以正天下之大典也

胡安國曰考者始成而祀其稱仲子者惠公欲以愛妾為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為嫡子聖人以為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為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故因其來賵而正名之曰仲子之賵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衆妾之分定矣隱公攝讓之實辨矣桓公簒弑之

罪昭矣生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歿則以謚繫號以姓繫謚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歿不稱謚單舉姓字者妾也凡宮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

朱熹曰考仲子之宮是別立廟

初獻六羽

謝湜曰六羽諸侯所用之舞也魯用天子八佾久矣仲子之考宮也隱公以諸侯六羽獻之春秋因其復用侯禮也書曰初獻六羽以明得禮之正也以明魯

國僭用天子禮樂非一日也昔者成王追念周公之功命魯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伯禽承成王之命而受之天子禮樂非人臣所得用也然則魯之大禮在成王為不當賜在伯禽為不當受成王違禮賜之伯禽違禮受之非正也在周公之廟已非正矣後世沿習其事而諸公之廟亦用焉僭之大者也君臣上下天下之大分也先王車服器用之間皆以升降為之節所以嚴其分也一失之不正一僭之不治則上下

之分不明而兩政耦國之患起矣故六羽書初獻所以明久僭而正大典也妾惟君母然後立廟祔于妾祖姑

胡安國曰初獻六羽者始用六佾也不謂之佾而曰羽者干羽之揔稱也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初者事之始魯僭天子之禮樂舊矣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用於太廟以祀周公已為非禮其後羣公皆

僭用焉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降用六羽書

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諸侯僭於上大夫僭於

下故其末流季氏八佾舞於庭而三家者以雍徹上

下無復辨矣聖人因事而書以正天下之大典也

呂祖謙曰公問羽數於衆仲夫士畢不當用舞權衡

論之是矣公羊亦無士舞之説然亦未可遽以左傳

為不是蓋周家七百八年間禮之更改亦不一次當

時傳聞自有不同近世立法亦變更不一權衡曰衆

仲云士二佾所謂士者特牲少牢皆士禮也無用舞之儀安得二佾而施之乎周禮舞師凡小祭祀則不興舞小祭祀者王服玄冕之祭也王服玄冕不興舞士服玄冕反舞之乎且玄冕又非士所當服者如公羊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則士亦無舞矣

邾人鄭人伐宋

程頤曰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邾人鄭人伐宋先邾邾為主也

謝湜曰用兵以主兵為首郜先鄭主兵故也左氏謂宋取郜田郜人告于鄭伐宋

胡安國曰按左氏宋人取郜田郜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則主兵者郜也故書附庸小國而序乎鄭之上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小大從禮之常也而盟會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然則衛州吁告于宋以伐鄭事與此同而聖人以宋為主者何此春秋撥亂之大法也凡誅亂臣討賊子必深絶其黨

螟

程頤曰書螟書螽皆為災也國之大事故書

謝湜曰螟虫之食苗者螟螣之屬皆陰陽沴氣所生故陰陽不和則螟螟出則為苗害

胡安國曰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螣食節曰賊食根曰蟊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先詩云螟螣害稼也春秋書螟記災也聖人以是為國之大事也故書而近世王安石乃稱為人牧者不必論奏災傷之事亦獨

何哉甚矣其不講於聖人之經以欺當年而誤天下與來世也

張栻語録或問隱公春秋書螟曰蟲食苗心曰螟是時公子翬已專兵權其亂兆矣隱公冥然莫知也故螟應之曰肯堂謂只是記災異不必如此説

冬十月辛巳公子彄卒

謝湜曰彄孝公子字子臧謚僖伯其後臧氏

胡安國曰按左氏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

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以公羊三世考之則所傳聞之世也而書日見恩禮之厚明矣公將如棠觀魚者僖伯諫而不聽則稱疾不從可謂忠臣矣葬之加一等夫是之謂稱然隱公不敢忘其忠而不能聽其言與郭公善善而不能用至於亡國一也其及宜矣

宋人伐鄭圍長葛

程頤曰伐國而圍邑肆其暴也

謝湜曰宋人之伐鄭也攻長葛而圍之志於奪邑而

取之也攻城圍邑以復仇怨皆暴國之兵也鄭為邾伐宋故宋報怨伐鄭

胡安國曰圍者環其城邑絶其往來之使禁其樵採之途城守不下至於經年而不解誅亂臣討賊子可也長葛鄭邑何罪乎書圍於此而書取於後宋人之惡彰也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

程頤語録或問鄭人來渝平左氏曰更成也國君輕

變其平反復可罪又問終隱之世何以不相侵伐曰不相侵伐固足稱然輕變平非國君之道又曰鄭人來渝平魯先與鄭和至是鄭人來渝平變前之平也書曰鄭人來渝平以罪鄭

又曰魯與鄭舊修好既而廹於宋衛遂與之同伐鄭故鄭來絕交渝平變其平也匹夫且不肯失信於人為國君而負約可羞之甚也

謝湜曰小國爭朝大國交聘非事而會相要而盟皆

起於邦國不平而為之也肆害相侵執信相伐逞暴而圍不服而戰皆起於邦國不平而為之也上下内外皆平則邦國無事矣故春秋以平為善渝平之書罪鄭人失信於鄰國也渝平書來罪魯人招怨於鄰國也魯入春秋與鄭無爭至是變前之平則以翬會伐鄭故也

胡安國曰輸者納也平者成也鄭人昌為納成于魯以利相給解怨釋仇離宋魯之黨也公之未立與鄭

人戰於狐壤止焉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四年遇于清其秋會伐鄭即宋魯為黨與鄭有舊怨明矣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郛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其冬宋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其適有用間可乘之隙也是以來納成耳然則善之乎曰平者解怨釋仇固所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貶矣曷為知其相結之以利也後此鄭伯使宛來歸祊而魯入其地會鄭人伐宋得郜及防而魯又取其二邑是以輸平

者以利相結乃賊之也諸侯修睦以蕃王室所主者
義爾苟為以利使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諸侯必
曰何以利吾國大夫必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
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不至於篡弒奪攘則不猒矣
故特稱輸平以明有國者必正其義不謀其利杜亡
國敗家之本也
朱熹曰春秋鄭人來渝平渝變也蓋魯先與宋好鄭
人郤來渝平謂變渝舊盟以從新好也公穀作輸平

胡文定謂以物而求平也恐不然但言輸則渝之義
自在其中如秦詛楚文公云變輸盟刺若字義則是
如此其文意則只是渝字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程頤曰始平于齊也
謝湜曰公始與齊僖為盟
秋七月
程頤曰無事書首月天時王月備而後成歲也

謝湜曰杜氏謂雖無事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

胡安國曰四德備而後為乾故易曰乾元亨利貞一德不備則乾道熄矣四時具而後成歲故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一時不具則歲功虧矣既書時又書月時天時也月王月也書時又書月見天人之理合也易不云乎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若夫上下異致天人殊觀聖學不傳而春秋之義隱矣

冬宋人取長葛

程頤曰宋人之圍長葛歲且周矣其虐民無道之甚
而天子弗治方伯弗征鄭視其民之危困而不能保
有赴訴卒喪其邑亦可辠也宋之彊取不可勝誅矣
謝湜曰伐鄭而圍其邑圍其邑而取之宋之罪也
胡安國曰宋人恃强圍邑久役大衆取非所有其罪
著矣在王朝不能施糾伐之威在列國不能修連帥
之職鄭人土地天子所命先祖所受不能保有而失
之也是上無天王下無方伯而鄭亦無君也宋人强

取以王法言不可勝誅以天理言不善之積著矣初穆公屬國於與夷使其子馮出居于鄭殤公既立忌馮而伐鄭不亦逆天理乎春秋序宋主兵以殤公之罪重也明年鄭人報宋序邾於首以鄭伯之罪輕也至是宋又以兵伐鄭而圍其邑肆行暴虐不善之積已著而不可解矣其見弑於亂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凡此類皆直書于策按其行事善惡之應可考而知天理之不誣者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程頤曰伯姬為紀夫人叔姬其娣也待年於家今始歸娣歸不書憫其無終也

程氏學曰叔姬伯姬之媵也伯姬二年歸于紀而叔姬至此歸者待年於父母國也古者諸侯一娶九女所以定名分而懲亂原若不格之同時而使得繼行則源源而來將無紀極何以為禮足致家道之乖故書以見譏

謝湜曰叔姬伯姬之娣伯姬二年歸紀叔姬至此始歸者待年於父母之國也古者諸侯一娶九女所以廣繼續也多乎此則過於奢寡乎此則過於約其數以九者先王酌中制而為之典禮也叔姬書者示魯不能存之於終也

胡安國曰叔姬伯姬之娣非夫人也則何以書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必格之同時者所以定名分窒亂源也今叔姬待年於宗國不與嫡俱行則非禮之常所

以書也眉山蘇轍以謂書叔姬賢之也若賢不得書必貴而後書則是以位而蔑德也小國無大夫至於接我則書位是不可以廢事也位不可以廢事而獨可以廢賢乎如叔姬不歸于宗國而歸于酅以全婦道賢可知矣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

滕侯卒

程頤曰不名史闕也

謝湜曰諸侯卒而不名者以其名不見於冊故也魯

不會葬故不書葬

胡安國曰滕侯書卒何以不書葬怠於禮弱其君而不葬者滕侯宿男之類是也古者邦交有常制不以國之强弱而有謹慢也不以情之疎密而有厚薄也春秋之時則異於是晋北國也楚南邦也地非同盟而親往倴其葬滕鄰國境也宿同盟也計告雖及而魯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褊小乎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而闕其文此魯史之舊也聖人無

加損焉存其卒闕其葬義自見矣卒自外録不卒非外也葬自内録不葬非内也

朱熹曰魯君書薨外諸侯書卒薨者臣子之辭以卒為貶辭者恐亦非是

夏城中丘

程頤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作興不

時害義固為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為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謹重於用民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為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宫復閟宫非不用民力然而不書二者興廢復古之大事為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則知為政之先後重輕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謝湜曰國以人力為本人力不完則民事妨於下國

事妨於上上下不給而國本虛矣凡城時不時善不善皆書重人力也重人力以示土功之不可不重也城而時猶在所慮而況城而不時者乎城而善猶在所慮而況城而不善者乎國以政治為本仁義不足以結民心法制不足以齊民力則城雖固適為寇盜之資而已故明君以城保國闇君以城危國然則政之不修而城之是務非保國之道也書城中丘而隱公棄內務外其失見矣

胡安國曰程氏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人君而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程頤曰凡不稱公子而稱弟者或責失兄弟之義或

罪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左氏公羊傳皆曰年齊僖公之母弟先儒母弟之說蓋緣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蓋謂嫡爾非以同母為加親也若以同母為加親是不知人理近於禽道也天下不明斯義也久矣僖公愛年其子尚禮秩如嫡卒致篡弒之禍書弟見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也桓三年同

程氏學曰諸侯之子稱公子故君之兄弟亦稱公子

者先公之子也其有變文而書兄弟者皆有義焉君
於兄弟有親親之愛而不可偏施親親天下之公義
偏施一人之私情背公而狥私則適足以啟姦謀而
長亂階矣年齊僖公之同母弟也以私於同母之愛
寵厚異於他弟故終致無知之亂僖公為之也是以
於年之聘特書曰弟桓三年義亦同
謝湜曰諸侯之子稱公子諸侯兄弟亦稱公子者先
公之子也年僖公同母弟也不稱公子而稱弟者僖

公以母弟寵年而尊之也親親之道其厚薄有常制
其隆殺有常禮不可過也爵過則僭祿過則侈行於
宗室而親戚干政之患起矣僖公私同母之愛寵年
異於他弟以至公孫無知衣服禮秩如適無知所以
終為背逆者出於寵年過制也春秋於年聘書弟而
僖公以母弟兆亂其源見於此矣
胡安國曰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書盟書帥
師而稱兄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

兄弟者責其薄友愛之義致於事而春秋之情可見
矣年者齊僖公母弟也程氏謂先儒說母弟者蓋緣
禮有立嫡子同母弟之文其曰同母蓋為嫡爾非以
為加親也此義不明久矣僖公私其同母寵愛異於
他弟施及其子猶與適等而襄公絀之遂成簒弒之
禍故聖人於年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貶焉鄭語來
盟黑背帥師皆罪其私也書云于弟弗念天顯乃弗
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天惟與我

民奚大泯亂陳光奔楚而稱弟不念鞠子哀矣盜殺
衛縶而稱兄其亦不念天顯矣秦鍼宋辰皆責其薄
也仁人於兄弟絶偏係之私篤友恭之義人倫正而
天理存其春秋以訓天下與來世之意也
秋公伐邾
程頤曰左氏傳為宋討也擅興甲兵為人而伐之非
義之甚也
謝湜曰邾鄰國元年公及儀父盟七年公伐邾盟不

足以取信鄰國可知也

胡安國曰奉辭致討曰伐按左氏公伐邾為宋討也宋人先取邾田故邾人入其郛魯與儀父則元年盟於昧矣邾人何罪可聲特託為辭說以伐之耳經之書伐非主兵者皆有言可執見伐者皆有罪可討也傳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魯為宋討非義甚矣而稱伐邾所謂欲加之罪者也而不知渝昧之盟不待貶而自見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之于楚丘以歸

程頤曰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諸侯不修臣職而聘之非王體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初戎朝于周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王使凡伯來聘戎伐之于楚丘以歸楚丘衛地伐見其以衆天子之使道由於衛而戎得以衆伐之衛不能衛其辠可知言以歸則非執凡伯有失節之罪

程氏學曰戎伐天子之使其罪不言而著書曰于楚

丘則見衛不救王臣之患曰以歸則非執也以罪凡伯不死位也春秋有一句而合數義者類如此

謝湜曰聘禮天子以親邦國以禮士諸侯以省天子以結鄰好周之盛時諸侯以時聘于天子天子以時聘于諸侯故上下內外一心而天下治春秋天王下聘則出於王室微弱而為之非行人時聘之禮也故魯未嘗入聘于周而王使卿來聘于魯又曰凡伯天子之使也戎舉大衆伐凡伯王室之辱也王臣將命

于外諸侯所當欽也欽王臣所以尊王室也戎以伐事難凡伯于楚丘其為勢盛其為患大衛宣公坐視王室危辱不救使王臣陷殁於戎春秋以楚丘謹其地而衛國之罪著矣以歸非執也凡伯臣服於戎也稱以歸罪凡伯無死位之忠也諸侯失國則名凡伯失位不名者不與夷狄之屈王臣也不與夷狄屈王臣以病諸侯之不能救也戎犬羊之屬也其往來中國若蹊無人之境豈戎之不可制哉皆中國召

之而已故潛之會唐之盟春秋罪之於前矣
胡安國曰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見其以徒衆也
楚丘衛地以歸易詞也于楚丘者罪衛不救王臣之
患以歸者罪凡伯失節不能死於位也周之秩官敵
國賓至閽尹以告候人為道司徒具徒司寇詰姦佃
人積薪火師監燎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
虔至於王吏則皆官正涖事令凡伯承王命以為過
賓於衛而戎得而伐之以歸是蔑先王之官而無君

父也故旄丘録於國風見衛不能修方伯之職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見衛不救王臣之患也為狄所滅則有由矣

春秋集義卷四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楊其梓